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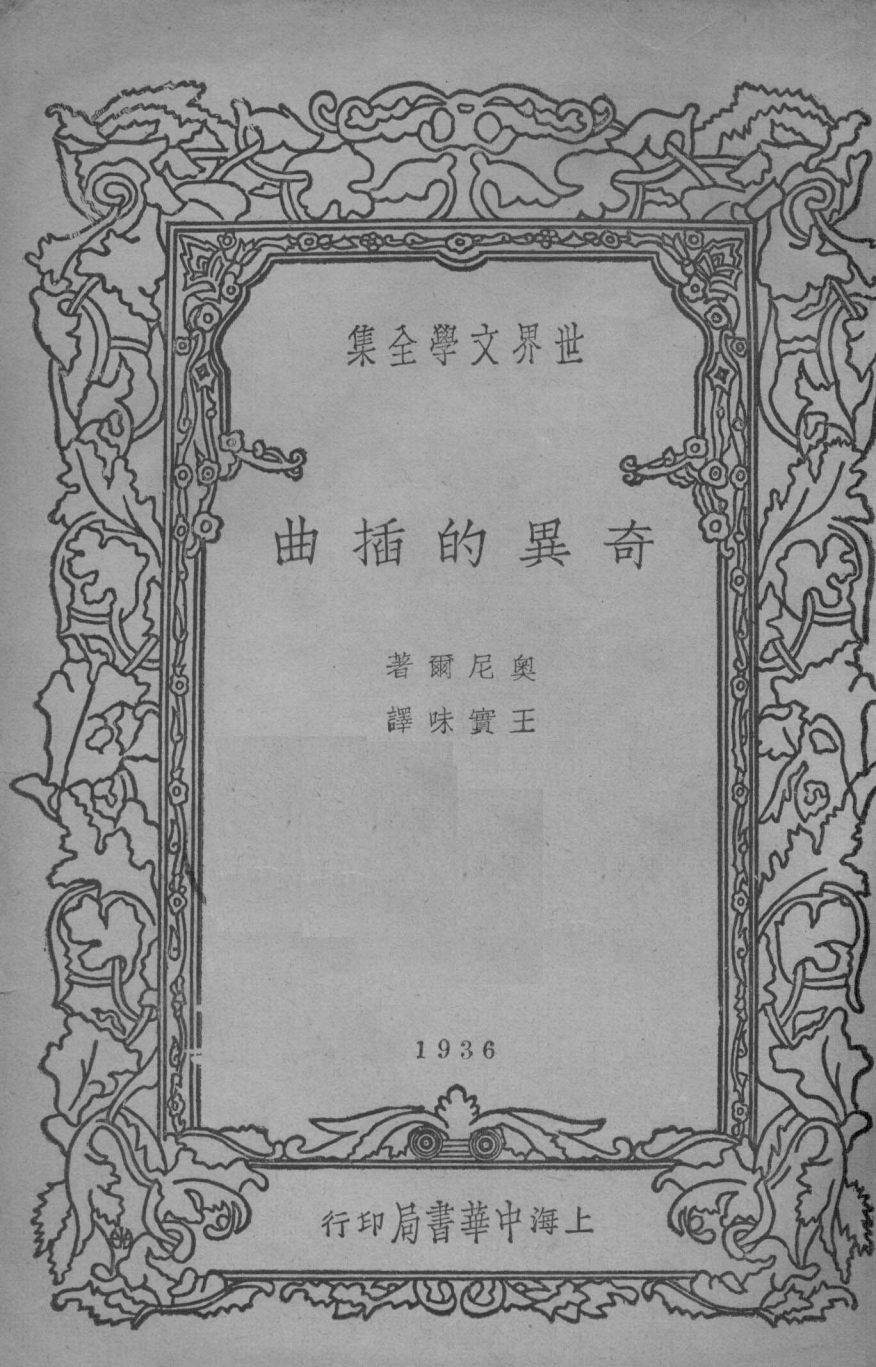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文學全集

奇異的插曲

奧尼爾著

王實味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

世界文學全集

奇異的插曲

奧爾尼著

王實味譯

193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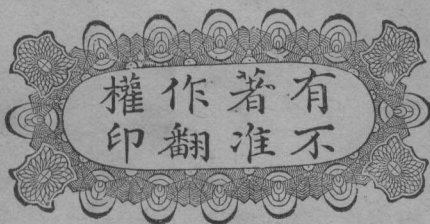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發行

世界文學全集 奇異的插曲 (全一冊)

◎ 實價 國幣一元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有權 著作 翻印

原著者

Eugene O'Neill

譯者

王實

校閱者

張夢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

上海福州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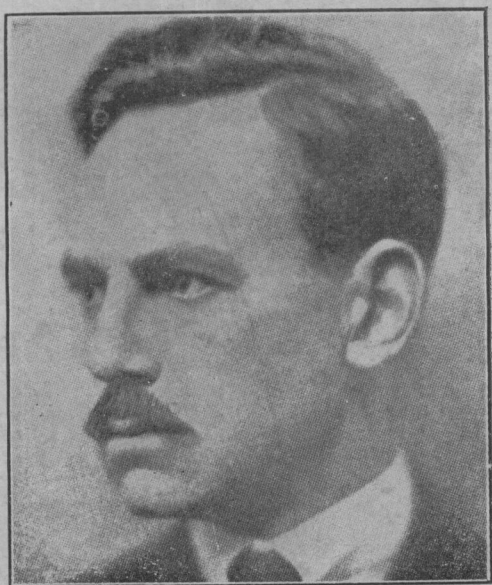
(本書校對者柳啓新)

(二〇九三六)

STRANGE INTERLUDE

BY

EUGENE O'NEILL



奧 尼 爾 肖 像

605768

張序

一

這篇奇異的插曲，是奧尼爾在一九二八年公表的。據作者給李却德施更納（R. D. Skinner，奧尼爾的研究者，去年出有奧尼爾研究一書）的信裏所說，本劇是在一九二六年的春天到一九二七年的夏天，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寫成的。作者奧尼爾氏自從成名以來，每出一篇作品，世人都睜目以視，差不多在每一個作品裏，都使人感到他真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天才作家。尤其是這篇奇異的插曲，更是在幾多方面上，都成為現代戲劇中得未曾有的驚異。第一，這篇戲劇之長，乃是向來一般劇作所沒有的。它一共有兩部九幕。在舞臺上表演時，從午后五時起到十一時止，要花五個鐘頭。向來的戲劇頂多演兩個鐘頭就完了，而他的這篇劇，觀者得先看了一半，回家去吃了飯來再看一半。可是，這劇並不因這種不便而遭受失敗，人們都情願坐這麼多的鐘頭，忍受回去吃飯的麻煩來看這一齣戲。一九二八年的正月在紐約最先開演，一直就演了半年。過後在別處上演，都博得成功，甚至還有電影公司排除萬難把它搬上了銀幕（即中譯之「紅粉飄零」）從這個事實，也就可知這篇劇本的驚人了。第二，是這本劇表現方法的奇特。在這裏面，我們不惟

可以聽見各個人物互相在表面上的對話，——向來的戲劇，便唯一利用這個方法，而將劇中人物的個性、氣質、心情，藉他們互相間的談話表白出來。——而且還可以看到人物心坎中祕不告人的思想。作者用一種獨特的方式，把人物在心中的所想，而不肯在嘴上告訴人的種種心理，都揭露了出來。讀者或觀眾一面聽着他們表面上講的話，一面又聽着他們心中所要講而不敢講的話。人們表面上所說的話，每每和他們那時心裏所思想的不同；他們心裏想的是一樣，嘴上所講的又是一樣。而聽的人呢，想聽對手說的是什麼話，更想聽他心裏所想的又是什麼。這個目的在這篇劇裏，由於作者大膽而獨特的方法，可算是達到了。我們聽着人們這麼表裏不同的說白，看着人們心情這麼的矛盾時，便覺到作者的一種諷刺，同時感到這劇更迫近現實。可是，又反轉過來說，那戲臺上的人就是我們自己，他們在那裏把表裏的心情都顯露了出來，無異就等於我們自身的祕密，給人窺看一般。於是，看這劇時，也許就會感到如臨深淵似的恐懼。這便是這戲引人的地方，一方面叫你好奇地要看，一方面又叫你惴惴着怕看，使人欲罷不能，也許就單是這一點，便可以看出本劇成功的原因了。

可是，本劇最大的驚人處，還是在它的內容上。先從劇中事件所經過的年代來說，從第一幕的一九一九年起，到第九幕的一九四四年止，足足的經過了二十五年。劇中是以一個女性——寧娜——為中心，把她的少女時代，妻子時代，母親時代——作者所謂的奇異的插曲，也即是我

們所謂的人生，一一給展開出來。在這裏，重要的一共九個人物，圍繞着一個女子，在現代社會組織之下，而把她最好的二十五年生涯，織出一個怕人的，奇異的惡夢。

二

人本來是一個盲目地只要求求生求活的動物。一切人類的設施，都只是他求生存的手段，而且只要可以生活，人類更可以不擇手段。在這一點上，人和其他的雀鳥昆蟲，並沒有什麼分別。一般的雀鳥昆蟲爲求生起見，便常常盡力地摹倣它的周圍，把它們藏在各種保護色之下以圖生存。同樣，人們如要和其他的人類一塊兒生活起去，也得盡力地把自己的本色藏匿起來，以免遭危害。凡是我們所具的弱點，我們都得設法子遮蓋着。最好的辦法，便是從反面做去，將無作有。於是，我們本來沒有的許多德性，我們也得裝着有，如果我們生來懦弱，我們便裝出十分的勇敢。如果我們生來是個說假話的，我們便得裝出如何地愛說真話，愛聽真話。如果我們生來羞怯，我們便得裝出滿不在乎似的大方。一言以蔽之，我們得裝出做一個正常的人。因爲這世界是正常人的世界。我們欲要求活，便得跟着這一羣正常的人，來扮演這一大齣正常的戲。因此，我們日常的談話，行爲，動作，盡都是這戲中的應有文章。在這個假面之下，另外還有一個真我——可是這真我永遠出不了面。

像這麼地，大家照着所扮演的角色，跟着別人跳着舞着，說着言不由衷的話，做着不自然的舉止，一點也不自知，一點也不覺到矛盾，渾渾噩噩地胡亂了一生。假如這樣的情形，如果有個明白的旁觀者的話，他很可照着華爾波爾（H. Walpole）的所說，如用理知去知，則這一齣人生大戲便是一齣喜劇；如用感情去感，則這齣戲便又可以看成是個悲劇。

可是，旁觀者的觀察，終久沒有實際過着這種生活的人知道得更為滑稽，也沒有實際經驗着這種生活的人所經驗過的那麼悲慘。因為人們究竟與禽獸不同。他們一面和動物一樣的本能地求生，但偏不和禽獸一樣，他們還要求更豐富更幸福的生，一面雖做着蟲魚鳥獸所作的行動，但一面又能意識到自己的行動，人們在藏匿着自己的真我時，他知道他在藏匿，人們在扮演各種角色的時候，他也知道他是在扮演。人們自己就能自己意識到自己的行為，更用不着旁觀者來替他意識。於是，有些人們雖意識到這種生活的矛盾，可是他還是要得生活下去，因此便只好設出種種理由，來忘記這種矛盾，來忘記他們是在扮演，拼命地弄假成真，自欺欺人。這比那不自知的，還要滑稽百倍。所以這種人在蕭伯納手裏，便成了許多深刻的喜劇人物呈現了出來。

但是，也還有另一些人，他們一面意識到這種生活的矛盾，一面却不想糊塗扮飾。他們反而很想打破這個矛盾以求更豐富的生活。可是他欲想徹底地調和這種生活，又苦於沒有那種超人的能力。他們所受的教育、道德的束縛，社會的監視，都使他們只能在表面上掙扎着，不能再深

深去奮鬥。這種奮鬥的結果，每每是悲劇的，原因是他們所處的社會，就是一個悲劇的社會。這種人在努力求更好的生這一點上，使我們感到同情和憐憫，在意識這些人就是我們自己，他們所處的社會就是我們所處的社會這一點上，又使我們恐懼。這篇奇異的插曲中，作者奧尼爾所呈示於我們的，即是這一種人物。

三

在這篇劇的一起頭，我們就看見女主人公寧娜——一個極正常的，受了高等教育的聰明理智的少女，滿充着對於生活的無限的希望。可是命運最初給她的便是一個打擊，一個使她對於生活的恐懼。原來本定和她結婚的一個飛行家哥登，偏巧在停戰前兩天從飛機上落下來燒死了。在此，作者替我們介紹了幾個人物。一個便是寧娜的父親李資教授。李資教授是一個束縛在社會禮教之下，不敢直面現實，只安全求生的人。因此，他的道德感、正義感等，都只是一種用來掩蓋他爲自己安全生活打算的手段。寧娜本來要和哥登在他出發到前線之先結婚的，可是都經李資教授用種種大道理打消了。過後，寧娜知道哥登已死，要離開他到別處去時，他也用種種大道理來阻止。表面上說的完全爲自己的女兒着想，其實是爲他自己打算。本來他已是五十五歲的人，妻子已經死去，在人生說來，已是暮年晚景。他惟一的慰安便是這唯一的女兒時時在他

的身旁，因此不惜用種種手段來達到他這目的。作者一開始，便描畫出一個人這種表裏的對照，却並不是意在諷刺，只是在普遍地寫出一個人心。所以李資教授在最後，搪塞不過女兒的質問時，終於叫了出來：

「那麼，就讓我們說是我使我自己相信是爲了你。這樣說該是實在的。你現在還年青，你以爲一個人可以和真實一塊兒過活。很好。那麼，這也是真的，我嫉妬哥登。我當時是一個孤人，我要繼續保有你。我恨他就像一個人恨一個他既不能責罵又不能懲治的賊一樣。我盡力阻止你們結婚。他死我很高興。看！這就是你想要我說的話吧！」

這樣從心底發出來的叫聲，使我們感覺到一個普遍的人。作者這樣的描寫，實較一般的諷刺深刻得多了。

其次，還有一個飛行家哥登。此人雖沒有出場，但他那末居然相信了李資教授的大道理，不和寧娜在出征前結婚，作者已暗暗地示出他也是——一個受社會禮教束縛的人了。

此外，還有一個小說家馬爾斯登。他非常愛着寧娜，可是又不敢表示出來，是一個非實際的夢想者。在寧娜方面，一直把他當成叔父輩看待，是她的「親愛的叔叔查理」；而在她父親死後，簡直變成了她的「父親查理」了。在這劇的最終幕，即是寧娜過了二十五年的惡夢之後，終於嫁給了他。假如這個結合提早在哥登一死便實現，那麼這二十五年間的悲慘的奇異插曲也

就沒有了。可是在當時寧娜却並沒有想到要與他結合而與人生妥協。因為她雖受了一次生的打擊，可是她却以為是她自己不徹底，沒有勇氣之過。所以在第一幕裏，我們看出寧娜的傷心，並不是因為哥登的死，無寧是因為她沒有大膽地不顧一切而在哥登出征以前和他結合。因了這個打擊的反動，所以她便要想去「施捨自己。把自己毫不躊躇，毫不恐懼，把自己作成一個男子快樂的禮物。」要這樣做她才能發現真實的自我，才能「知道怎樣來過自己的生活。」寧娜便在這樣決意之下，離開家庭而去看護傷兵去了。

四

但是，這樣的去看護傷兵，施捨自己的身體，依然醫不了她那破碎的心情，而且弄得更為病態。在這個時候，她認識了兩個人。一個是她的醫生達萊耳，一個是極端愛她的青年沙姆伊萬斯。達萊耳認為寧娜的病態，只有結婚才可以治得好。便極力主張她嫁給伊萬斯。寧娜在這個時候，似乎已失去以前那種徹底探討，直面現實的勇氣，她雖然並不什麼喜歡沙姆，終於也就答應了。寧娜這個時候的心情，可在她這個想法裏看出：

「沙姆是一個好孩子。是的，使他成就一番事業，便將成為我的事業了。我將很忙……表面的生活……再沒有深處的探求了，謝謝上帝！」

結了婚後的寧娜，因為並不是戀愛的結婚，所以她對於生的希望，並不在她的丈夫上，而是在她藉此可以獲得一個孩子上。人妻時代的寧娜對於生的欣喜，又因已懷有孕而強烈起來。可是命運終歸不讓她安靜。在此，又給她以第二次打擊，第二次再使她對於生發生恐懼，原來沙姆家中，世代都是瘋子，沙姆自然也有這個遺傳，因此，寧娜絕對不能有孩子。這話便由沙姆的母親告訴了她。處在這樣場合，寧娜唯一的辦法，便只有不要這孩子，一方面和沙姆離婚。可是這樣一來，便要使沙姆的母親傷心，而陷熱愛着她的沙姆於死地，在這個時候，已經不是道德禮教的束縛而是人情上的不忍，使她不能直面現實，而走應走之路了。可是如要不離婚，則為她自己非有孩子不可，為沙姆的身心也非有一個孩子不可。

於是，她終於想到的辦法，便是一方面打了胎，一方面祕密地和達萊耳生一個男孩。接着必然而生的，便是寧娜與達萊耳間愛慾的苦惱。最初，一個只是為母性的要求，一個是從科學的見地發生了這樣的肉體關係，誰也沒有想到從此兩人會生出戀愛來。然而愛情畢竟是生了。先是寧娜要宣布她們的關係而與沙姆離婚，後又是達萊耳來逼她結合。可是兩次兩人都因怕見沙姆的失戀，不忍使他發瘋，因而犧牲互相的愛。

在這幾幕裏，作者所寫的沙姆，是一個善良而成功的俗人。一個平凡人的典型。他的精神方面，無論較劇中人物的那一個，如他的母親，馬爾斯登，達萊耳等都差得很遠，寧娜更不必說。可是

他們受盡痛苦，犧牲了一生所作成的就是這麼一個凡人俗子，作者在此實在寫得頂現實，同時也寫得諷刺。

可是，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責備他們沒有超人的力量，沒有斬釘截鐵的決心。看着作者所描寫這些人們的那麼自私，那麼怯懦，那麼嫉妬，那末猶預，那末惶惑，並不因此而對於這些人物有所嫌惡。作者只在深刻地描寫普遍一般的人物。我們所感到的只是動人的現實，和人生的可怕。還有，到了最後一幕，沙姆已經死去，寧娜的兒子也長大了，愛人她自己只剩下一個孤另另的人的時候，作者如果對現實妥協一點，像在一篇電影劇或者興味劇（melodrama）的話，儘可以把達萊耳和她結在一起，以完此一重公案。但是奧尼爾却不這樣。那樣熱戀着寧娜的達萊耳到了她肉體的誘惑已經消失之後，便也提不起興味，終於這麼對寧娜說：

「我把你留給查理！你最好嫁她。寧娜——如果你想得到安息的話……」

在這樣殘酷的現實描寫之下，人生真是太可哀了。

五

寧娜在妻子時代，雖是受盡了愛慾的苦惱，可是她終於不敢揭穿假面，不敢更往深處去追求，只是在表面上掙扎着。因此，在那麼苦恨之中，她有時也並不是沒有快樂。在小哥登出世以後，

她也曾經想過以馬爾斯登爲父，以沙姆伊萬斯爲夫，以達萊耳爲愛人，再加上以小哥登爲子，似乎她的生活也就好過了。但是隨着時間的進展，她對於生的希望，漸漸完全移在她的兒子一人的身上來了。本劇七八兩幕便是描寫寧娜的母性時代。我們在此看見她是如何地在小哥登的身上，尋出她以前愛人哥登的面影。如何因小哥登之故而拒絕了達萊耳的愛，她雖感到達萊耳和小哥登的關係如果不說明出，是如何地對不住達萊耳，對不住沙姆，也對不住小哥登，可是她只滿足於將來有機會再向他們說明，在當時却不願說了出來，一切都指示出因了小哥登，她的生活又復光明起來了。

然而命運似乎到了最後還不放手她。在她人生已到了最後的母親時代，還要給她一次打擊，給她最末一次對於生的畏懼。在她一步不肯放鬆她的兒子的時候，小哥登偏又一成人便有了愛人。就和她當年要離開她的父親李資教授一樣，現在小哥登也要離開她了。

在此，作者秉着一點不留情的筆，赤裸裸地把她的心理揭露了出來。在最後一幕，她爲要保留她的兒子，不惜設法破壞他們間的愛情。她想把當日沙姆母親對她說的那番話拿來告訴小哥登的愛人馬得蘭。即是說出沙姆一家都是瘋子，小哥登既是沙姆的兒子，自然也有這個遺傳。結果終於沒有成功，兒子終於離她與愛人攜手而去。而她呢，最後孤另另地剩下一個人，對於生再也沒有掙扎的能力。曾是她感懷最多的故地，到此也不能再使她感到昔日那樣的魅力，曾是

和她有密切關係，有極大影響的人，到此也不能使她再感動一點。過去二十五年間的生涯，在她真是一個夢，一個噩夢，一個奇異的插曲。可是，最可笑的，還是這一個奇異的插曲，似乎在人生的還缺少不得。用她自己的話來說，便是：「這奇異的插曲乃是我們的證人，有它自能够證明我們是在活着！」

最後一幕寧娜對於她兒子的心理，使我們重憶到她的父親李資教授。至於小哥登的命運，在本劇雖不可知，可是照斯更納的意見，在奧尼爾下一篇劇“Dynamo”中的Renden Light就是他的化身，而Light同樣從空中落下來燒死了。從此看來，似乎小哥登走的路，又即是當日哥登走的路。於此，在這長長的二十五年中，我們看見人們的死去，人們的長成。由人而成的社會並沒有滅亡，而社會單位，却是一個一個地推移起去，照樣地演作這些永遠不變的奇異的插曲，其中各人的經歷，也許並不完全是這一套，可是人們心情的交錯，變化，酸辛，却普遍地都是如此。

讀了這篇劇之後，使人對人生起了無限的哀感，這種使人悲愴的動因，與其說是人生本來如此，倒不如說產生這種人生的社會，原是如此，更爲適當些。這個說明，可由辛克萊在 Money Writs！裏所說的幾句話看出：

“Capitalist art, when produced by artists of sincerity and intolligence is pessi-

mistic, because capitalism is dying, ……………”

「資本主義的藝術，出自於真摯而理解的作家之手時，是悲觀的，因為資本主義已漸漸地在衰亡了……」

奧尼爾的作品，向來都描寫的是人性、愛慾等永遠的問題，很少觸及當面的社會問題。但若照辛克萊的話看來，我們未始不可從他描寫的人生中，去看到他所表現的社會。從這個意味說，奧尼爾的劇作是更深刻地觸到了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了。

一九三六年

張夢麟